

獵場之歌

1.

下午。

兩個人在獵徑上做 Gaya (入山的敬神儀式)，獵人巴杜跟瓦歷斯背著槍在樹林裡緩緩徐行，他們穿著當兵時的迷彩服在國家公園裡面走了一段很長的山路，在一棵樹下停下腳步休息。

巴杜好像聽見了不遠的地方有動靜，兩個人拉長耳朵往樹林間看去，傳來人說話的聲音由遠而近，兩個人蹲在樹叢後面往一個方向看去。

「噓！」

「幹嘛？」瓦歷斯回頭看了巴杜一眼。

「你的槍。」

「怕甚麼？」

巴杜跟瓦歷斯躲在樹叢後面，等登山隊走過一個山頭之後，才從樹叢後面走出來，瓦歷斯看著離開的登山隊。

「巴杜這樣對嗎？這裡是我們的地盤為什麼要躲。」

巴杜看著瓦歷斯講話嚴肅的神情。

「瓦歷斯，你不要一直對不對，讓他們合法的先過有這麼困難嗎？」

他看著瓦歷斯突然忍不住笑了出來。

「巴杜幹嘛笑？」

「你剛才看登山客的眼神很兇，好像要把他們 barlai (處理掉)。」

瓦歷斯看著巴杜。

「巴杜，你真的把自己當小偷了。」

巴杜看著瓦歷斯講話嚴肅的神情，忍不住諷刺他。

「瓦歷斯，我們本來就是小偷啊，就來偷國家的東西啊。」

瓦歷斯冷眼看著眼前的巴杜。

「這本來就是我們的獵場 Gaya，我們為什麼要偷。」

巴杜聽完突然惱怒說。

「上山帶一下腦袋好不好，你把重點都搞錯了。」

「上山有什麼重點。」

「有錢才能輕鬆的走古道看風景，你的口袋有錢嗎？你的口袋只有一包檳榔。」

巴杜對瓦歷斯上山對他說教很感冒，瓦歷斯看出巴杜的不滿，耐著性子跟他解釋。

「巴杜，我們祖先很早就管理這片森林了。」

巴杜露出一臉的不高興瞪著瓦歷斯。

「你每次看到登山客就抓狂，我應該聽我老婆的話等個幾天跟巴彥一組巴彥還會講幾個好笑的笑話，上山就是要專心打獵很難嗎。」

「你看看我們偷偷摸摸的樣子，Gaya 還在嗎？」

「瓦歷斯夠了。」

巴杜制止瓦歷斯說下去。

「我們現在只要專心不要被人報案好嗎？」

「Gaya ta…(我們的傳統獵場)」

巴杜大聲喝斥瓦歷斯。

「你再亂講話，我們現在就下山。」

巴杜怒目直視著瓦歷斯的眼睛，瓦歷斯嘆了一口氣。

「巴杜我有一個夢。」

「瓦歷斯我也有一個夢，就是希望跟你一起上山只是一場夢。」

傍晚。

瓦歷斯跟巴杜兩個人一路上都沒說話，趁天色還沒全黑時，快步往他們獵寮走去。

不久兩個人來到獵寮，開始準備張羅晚餐，用過晚餐之後，巴杜靠在地上炭火旁邊倒頭睡去，瓦歷斯整理手上的獵具，等所有東西整理好之後，他搖了搖睡在地上的巴杜。

「巴杜起來了。」

他睡眼惺忪起身。

「幾點了？」

瓦歷斯從獵寮的縫隙看著外面的月色。

「差不多快午夜了。」

巴杜翻著紅白背袋裡面的東西，拿出了頭燈戴上。兩個人迅速安靜地走出獵寮往黑暗的森林走去。

他們快步走了很長一段山路。

「巴杜，我看今天從這座山開始好了。」

走在前面的巴杜沒說好或不好，點起一根菸放在地上後，兩個人又繼續前進，巴杜突然間停下腳步，抓了抓頭顯得有些疑惑，回頭看了瓦歷斯一眼。

「瓦歷斯奇怪，是這條路嗎？」

瓦歷斯也發現他們好像走錯路了。

「奇怪我們也沒有抄近路，這條路感覺跟以前不太一樣。」

眼前的路好像有人刻意整修過，不像他們平常走的獵徑。

正當兩個人猶豫不前的時候，發現前方有動靜，兩個人立刻蹲了下來。

「來了！」

遠處出現了閃動了亮點，瓦歷斯推了推巴杜示意往前面方向看去，今天他是尋找獵物的觀測手。

瓦歷斯也速度很快地從背袋拿出獵槍彈藥。

「瓦歷斯，那是什麼？」

「看牠眼睛的高度應該是水鹿，距離大概在五百碼外。」

獵物的距離有點遠，巴杜不能確定是哪種動物，他摸黑小心翼翼的潛行到前面視野較好的地方觀察。

瓦歷斯開始裝填一發彈藥，從樹叢後面伸出槍管瞄準對面閃動的光點，等候巴杜的回應。

巴杜突然間小跑步回到瓦歷斯旁邊。

「快走，我聽到人說話聲音。」

「是森林警察嗎？」

「可能是，快走。」

瓦歷斯收起槍背在肩上，把身體慢慢移往樹叢後面之後，站起來準備轉身離開現場。

「砰」的一聲強大的槍響劃過山區，走在後面的巴杜突然應聲倒地，瓦歷斯關上頭燈馬上也把巴杜的頭燈丟到旁邊，回頭看見躺在地上的巴杜，巴杜喘著氣用力說著。

「瓦歷斯我好像被打到了、咳、咳。」

瓦歷斯按著巴杜胸部大片血跡，感覺鮮血不斷的從身體噴出，巴杜的臉部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巴杜你怎麼了。」

「我的胸口好像螞蟻在咬。」

「巴杜你不要嚇我。」

「瓦歷斯我好痛。」

巴杜躺在地上，發出痛苦的呻吟聲，瓦歷斯也慌了手腳，他不斷拍著巴杜的臉。

「巴杜你不能睡覺。」

瓦歷斯用力拖著巴杜往一處大石頭後面掩蔽，子彈打在石頭上迸出火花。

這時候，瓦歷斯拿起身旁的獵槍用高跪姿朝光點處還擊，他靠在石頭上射擊的動作，像以前在海軍陸戰隊兩棲蛙人服役時一樣標準，雙方來回駁火之後，瓦歷斯看見其中一個光點應聲熄滅。

此時槍聲也停止了。

瓦歷斯了摸口袋，剩下最後一發子彈，他的手心冒著汗把最後一發到要填進彈膛裡，從對方點放的間隔知道對方拿的是制式的步槍。

瓦歷斯把最後一發子彈也打完之後，用滾進的方式滾到巴杜的身邊，握著巴杜的手。

「巴杜、巴杜撐著點，我下山去找人救你。」

巴杜沒有回答，月色下臉色更顯蒼白。

瓦歷斯丟下巴杜，連滾帶爬的往獵寮的方向奔拔腿狂奔，在槍聲間隔中跑了一段路之後，他喘著氣靠在路旁一棵樹，靠著樹瓦歷斯突然鼻頭一酸哽咽地哭了起來。

正當他雙手顫抖的摀著臉啜泣時，他的身後傳來發出「卡、卡」槍機上膛的聲音，聲音慢慢朝他走近。

瓦歷斯嚇得來不及用手擦去臉上的淚水，屏住呼吸躲在樹後，聲音越來越靠近他時，他隨手撿起地上的小石頭往另一個方向丟去。

對方朝石頭方向開了一槍，瓦歷斯縱身一跳飛撲到黑影身上，把陸戰隊當兵時學到的擒拿術使出來，他用盡全身吃奶的力氣跟男子扭打在一起。

兩個人糾纏在一起，瓦歷斯一把搶去男子的步槍，突然間槍枝走火，男子癱坐在地上右手按著自己左肩上喘著氣。

2.

時間靜默了一段時間之後，男子突然叫了一聲。

「巴格野魯（日語）」

瓦歷斯愣了一下聽懂這句罵人的話，他手拿著步槍講話還在抖。

「你是森林警察嗎？為什麼要亂開槍。」

男子也在鬼吼鬼叫，兩個人好像雞同鴨講。

瓦歷斯在月色下看不清楚對方的臉，隱約看出對方穿著黑色的制服，男子靠著樹端正的坐著，雙方眼神相互直視著對方，男子突然開口。

「你是誰？」

對方竟然說起賽德克語，瓦歷斯也用賽德克語質問他。

「你又是誰？」

對方能流利地說著賽德克語。

「我是奉命掃蕩馬赫坡、博阿倫、斯庫、塔羅灣、赫哥及羅多夫等六社。」

瓦歷斯聽完嚇了一大跳，對男子大聲咆嘯。

「你不要給我裝神弄鬼，我不怕鬼的。」

男子挺直腰桿對瓦歷斯說

「放我走吧，我會向您報恩的。」

瓦歷斯心想走火那一槍是不是也打到男子的腦袋，可是子彈明明只是擦過肩膀並沒有打到腦啊。

「我不管你是誰，這樣在山上亂開槍很好玩嗎？」

「我是大日本帝國警察向你做保證。」

「你是山老鼠吧，裝什麼日本鬼。」

瓦歷斯拉了槍機對準他。

「放你走是不可能的，你殺了巴杜我要報警等警察來處理。」

「我就是警察。」

瓦歷斯突然對著眼前的人大聲咆嘯。

「警察就可以亂開槍嗎？」

「上面交代我們只要見到蕃人就開槍無差別殺戮(格殺毋論)。」

瓦歷斯愣了一下。

「還在演。」

「我們是奉佐久間·馬太總督之命進行掃蕩任務。」

「可以了，我知道你是盜伐檜木的山老鼠，我跟巴杜不過只是上山打獵，有必要開槍殺我們嗎。」

「這是我們大日本帝國政府的理蕃政策。」

「不要再說蕃了，我真的會翻臉，基本的族群尊重你不懂嗎？」

瓦歷斯用激動的語氣回應男子，男子卻義正嚴詞的用日語教訓瓦歷斯。

「站在我們帝國的立場來看，你們「蠻昧無知」只是我們殖民國下的附屬物品，國家對此類積極叛逆狀態的生蕃具有討伐權，你們的生殺予奪，完全在我國家處分權內。也就是你們根本沒有自主權，連生存權都是帝國賦予的。」

瓦歷斯朝天空扣下了板機

「夠了？承認自己是山老鼠很難嗎？」

男子改用賽德克語對他說。

「你們是沒有資格跟我們談權利，對你們來說只有服從上級的義務。」

瓦歷斯聽完怒火中燒，拿著手裡的步槍朝他比劃，男子緊張的張著口閃躲。

「槍很容易走火的，這完全是國家理蕃的方針啊。」

瓦歷斯突然把槍放在地上說。

「奧斯卡影帝，你贏了。」

瓦歷斯升起了火堆，男子突然拍了拍瓦歷斯肩膀，用手指比了比他上衣的口袋。

「可以給我一支香菸嗎？我聞到你身上有日本國製造香菸的味道。」

「日本國製造的香菸？」

瓦歷斯看了他一下，從上衣口袋拿出菸盒，翻著香菸盒側面還真的看見 Japan Tobacco TOKYO JAPAN 的英文字，瓦歷斯看不懂給了男子，他指了一行字說。

「JAPAN。」

「JAPAN 我知道，原來這麼多年我抽的都是日本貨。」

瓦歷斯從地上火堆中抽出一根柴火，把香菸點起來抽了一口遞給男子，男子吸了一口之後，臉上洋溢著滿足的幸福感。

「我是小島源治你是？」

「瓦歷斯、瓦歷斯·貝林，貝林是我父親的姓。」

兩個人看著對方眼神變得柔和起來，瓦歷斯一直打量眼前這個自稱日本警察的男子。

「好懷念的味道，它的味道讓我想起站在霧社警備隊的辦公廳，我一個人默默抽著菸凝望著遠山想著日本宮城的家鄉。」

「我看你的樣子，好像有點文化好像讀過一點書，你以前是做甚麼職業的？」

小島深深的吸了一口菸，然後把白煙緩緩的從嘴裡吐了出來。

「我被國家徵召前是和宮城縣一所小學的教員，來到這裡原本擔任蕃童教育所的老師，後來被徵調為霧社警備隊員。」

「你是小學老師。」

小島手裡拿著菸突然站起來，將眼光望向遠方，他嘴裡喃喃哼唱著一首歌，唱著、唱著眼淚突然流了下來，瓦歷斯看著小島激動的神情，拍了拍他的肩膀。

「這是什麼歌？」

「以前教學生文部省的童謠浦島太郎。」

「這個旋律好像那裡聽過。」

「你去過日本嗎？」

瓦歷斯搖搖頭。

「還沒離開過這裡。」

「台灣是個氣候宜人的好地方，新高山下有大片原始森林，紅檜、樟腦跟蔗糖產量品質是世界第一，台灣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富饒之地。」

「你喜歡這裡嗎？」

小島提高音量舉起大拇指說。

「台灣是寶島。」

看著小島眉飛色舞地談論這片山林的樣子。瓦歷斯想起稍早在獵徑上遇到登山隊的對話，領隊對著其他登山隊友說。

「大家加油，過了這一段崩壁的碎石坡之後，就進入 80 年前日本軍警戒守的雲海駐在所，那裡就可以觀看美麗的雲海跟山景。」

隊員發出興奮的歡呼，領隊指著前面的山景解說。

「各位現在看那座山是日據時期的馬海濮富士山。我們這次走得這條古道之旅西起南投霧社東到花蓮初音，晚上我們會紮營在一處駐在所的舊址，如果運氣好一大早往東看去也許可以看到中央山脈上的積雪，運氣再好一點也許可以看見冰柱或冰瀑。」

瓦歷斯吐了一口菸，原來他從小長大的山林在外人眼中這麼吸引人。

「你認識莫那·魯道嗎？」

瓦歷斯點點頭。

「在台灣誰不認識賽德克·巴萊裡面的莫那·魯道。」

「告訴你喔，莫那·魯道去過日本東京、京都與名古屋，參觀過當地兵工廠、軍校、軍隊，他很羨慕我們大日本帝國的強盛。」

「真的、假的。」

瓦歷斯看著小島驕傲的神情。

「莫那·魯道那個懦夫，今天晚上我們就是得到線報要來追蹤他跟他兒子達多·莫那的。」

瓦歷斯看著前面的小島不知道怎麼回答他的問題。

「你是哪個社的味方蕃，白狗社的嗎？」

「味方蕃？」

「我們都是自己人，在天皇的帶領下殺掉莫那·魯道是無上的榮耀。」

小島冷笑看著瓦歷斯，瓦歷斯突然背脊發涼。

「我有一個道澤群的太太叫里慕斯。」

「難怪你的賽德克語說的這麼好。」

小島眼神跟笑容變得猥瑣起來，態度輕浮的抽著菸。

「我不會對她有承諾。」

「為什麼？」

「她只是替代品，我們在山上排遣無聊的工具。」

瓦歷斯聽完把香菸往地上丟，暴怒的拿起地上步槍朝空中射擊一發，然後用槍指著他痛罵。

「巴嘎（笨蛋）！」

小島嚇了一跳，慌張不知所措的看著瓦歷斯。

「怎麼了？剛才不是談得很高興嗎？」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幹了甚麼好事，你們這些禽獸不如的傢伙。」

說完，瓦歷斯用手上步槍槍托朝小島臉上狠狠的揮去，小島倒地之後，瓦歷斯用步槍對準他的腦門。

「你們實在欺人太甚。」

「請不要開槍，我其實很愛她們。」

「甚麼叫很愛她們，你們這些日本警察根本是把我們賽德克婦女當洩慾的工具。」

「我沒有。」

小島跪在地上雙手抱頭，一臉無辜狀。

「我聽老人家說你們強行進到部落，見到少女就抓到你們的駐在所說當幫傭，其實都被你們這些日本警察強行玷汙了，懷孕之後還被趕回原來部落，很多人受不了跳崖自殺了。」

「我沒有用強迫的，對她們都很好。」

「是嗎？」

瓦歷斯一聽到小島說對她們很好時，心中頓時怒火中燒，直接把槍口抵住小島的腦袋。

「我現在就一槍打爆你的腦門，替那些被你們蹂躪的族人報仇。」

小島口吃不斷哀求。

「求…求你…別…別殺…我，大家來山上都是這樣做，我只是…。」

「只是什麼？」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還是老師，怎麼可以做出這種無恥的行為。」

小島跪在地上低頭表示懊悔，為自己所做的事祈求瓦歷斯的原諒。

「瓦歷斯我錯了。對不起，我們都錯了，不該藉著傲慢自大的帝國之名，滿足自己私人的慾望，請你原諒。」

瓦歷斯放下槍，質問小島。

「你在日本有妻兒子女吧？」

小島點點頭。

「我有一個女兒叫 yukiko（雪子）。她是在大雪紛飛的夜晚出生的，皮膚像雪一樣白皙可愛。」小島眼神中泛著父親的慈愛。

「yukiko 很美的名字，你應該很愛她。」

「yukiko 已經是亭亭玉立的初中生了，她將來想跟我一樣當一名有愛心的老師。」

小島從上衣口袋拿出一張照片顫抖遞給瓦歷斯，瓦歷斯伸手接過之後看著照片。

「她長大一定是標準的美人胚子。」

瓦歷斯將照片還給小島，小島小心翼翼把照片放回口袋，雙手合十請瓦歷斯開恩。

瓦歷斯拉動三八式步槍的槍機拉柄，一顆子彈上膛的聲音，這時候，瓦歷斯冷冷說著。

「如果你死在這荒郊野外，連屍體都找不到，你的女兒應該會很傷心。」

小島愣了一下，回頭眼神絕望看著瓦歷斯，旋即趴倒地上掩面痛哭。

「求求你，饒了我吧，我不想死在這裡。」

瓦歷斯大聲咆嘯。

「莫那跟他的族人想死嗎？」

3.

正當瓦歷斯準備扣下板機時，一陣天旋地轉，一道白色的光束讓他眼睛睜不開來，一個女性尖銳的聲音灌入他的耳膜。

「好的，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在國家公園警察隊外面，警方2日凌晨在林道巡邏時，查獲2名原住民嫌犯以自製獵槍，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據可靠消息來源嫌犯已犯案很長一段時間，估計非法宰殺上百隻保育類動物，可惡至極。」

他奮力睜開眼睛，看見巴杜張著嘴看著一旁的電視畫面，原來是電視台的午間新聞。

「瓦歷斯、瓦歷斯，你看我們上電視了。」

巴杜與瓦歷斯銬在縣警分局的長椅上，看著辦公室螢幕上的電視。正播出瓦歷斯跟巴杜兩個人在國家公園狩獵被查獲新聞畫面。

「你看早上我們被移送到分局前，罰站在國家公園警察隊的畫面。瓦歷斯，電視上的你看起來比本人還帥。」

巴杜諷刺瓦歷斯平常在山上很有自己主見，現在看看人家電視怎麼修理他。

瓦歷斯好像想到什麼事轉頭看著巴杜，他的眼神充滿著驚奇。

「巴杜。」

「幹什麼？」

「剛才我夢到一個日本警察，可能是祖靈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巴杜冷冷的對他說。

「你還在給我做白日夢。」

「那個夢很真實，我們還有很多精彩的對話。」

「我看就是你在山上亂做夢、亂說話，害我們一下山就被抓。」

「我覺得是祖靈要我們覺醒，恢復我們傳統 Gaya 的獵場，Gaya 才是我們賽德克人的依歸。」

「又來了，我不想聽頭很痛，要爆炸了。」

巴杜一臉無奈。

「巴杜，你就是這樣老是逃避國家公園跟我們傳統 Gaya 之間的問題。」

「我現在想這次我們要罰多少錢，要找誰來保我們出去。」

「你太消極了，要關心我們原住民的公共議題。」

「鄉公所的公共廁所都很髒，也沒有人管啊，你會去管嗎。」

「對啊，這就是公共的議題。」

巴杜低頭不語，轉頭不想理會瓦歷斯，。

「巴杜，我們常打獵的那條路其實是以以前日本人的理蕃道路，那條路對我們族群來說意義很重大。」

巴杜靜默了半分鐘，眼神時而放空望向天花板，時而轉向外面不想跟瓦歷斯交談，瓦歷斯還是一直在巴杜身旁唸唸有詞。

「瓦教授，可以了！」

「從以前有那條路開始，我們族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關，那你看我們為什麼坐在這裡看電視。」

一個警察走過他們前面，巴杜叫住那個警察。

「長官、長官可以把我們分開銬嗎？」

警察沒有理會巴杜的要求。

「巴杜你想想為什麼日本人跟國民政府都往山上跑，把他變成山地保留地最後成為管制區的國家公園。」

巴杜不耐煩的回答。

「他們把所有的山都封起來，自己想怎麼搞就怎麼搞啊。」

「沒錯，如果我們出現在國家公園呢。」

「被他們抓。」

「我們為什麼被抓？」

「犯法啊。」

「犯誰的法律？」

「國家的法律。」

「國家有尊重我們的Gaya嗎？」

「沒有一條法律承認我們的Gaya。」

「你會不會生氣？」

「他們沒有禮貌。」

巴杜看著瓦歷斯的眼神笑了，瓦歷斯對著巴杜點點頭。

「巴杜我終於了解電影裡面，莫那·魯道最後決定賭上全族人的生命放手一搏說的話：如果文明要我們卑躬屈膝，我們就讓他們看見野蠻的驕傲。」

「演電影你也相信。」

「你不覺得這是 Gaya 對我們的啟示嗎？我們要捍衛我們傳統領域。」

巴杜拉了拉靠在長桌上的手銬。

「瓦歷斯，你看見手上的手銬了嗎？」

「看見了。」

「你看見了那個修理我們的女記者了嗎？」

「看見了。」

「你看見這個國家公園要我們卑躬屈膝的樣子嗎？」

「看見了。」

「那就對了，我們打得過人家嗎？莫那打贏了嗎？他們有尊重我們的 Gaya 嗎？」

巴杜示意要瓦歷斯看清楚現實就是這樣，跟他手上的手銬一樣真實。

「瓦歷斯，有時候你講的話連自己都不相信，你看前面走來那個人會相信嗎？」

一名員警走向巴杜跟瓦歷斯替兩個人解手銬，準備移送地檢署。